

辛波斯卡的古老敌意

◎ 程 庸

里尔克在《安魂曲》里写道：“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古老的敌意。”古老的敌意如何理解，见仁见智，保持与主流文化的距离，坚持自己的独立特行，警惕向世俗价值靠拢……总之，真正的诗人有其共有的“敌意”，试图与世俗社会撇清，构建自己的良知世界。这儿要描述的是波兰诗人辛波斯卡，我们看看她诗歌中古老的敌意是什么？

如果不是诺奖，汉语鲜有可能飞往波兰一座城市的郊外，在一座墓旁，寻找这个有点儿“老派”的女诗人，也不会翻开她的诗集，去体味她诗中常用的意象：石头、沙粒、甲虫、海参、梦境、天空，纵观这些，你会发现，诗人旨在探寻日常意象背后的特别意味，这探寻的风格，总体是和谐的、平静的叙述，并没有剧烈的反抗姿态，没有貌似深刻的东西，也看不出什么强烈的“敌意”。

比如她写《天空》，没有停留在人与天空的简单关系上：“我早该以此开始：天空/一扇窗减去窗台，减去窗框，减去窗玻璃/即使最高的山/也不比最深的山谷/更靠近天空”。我们对日常的东西，常常会产生错觉，并且自以为是，诗人却旁敲侧击地提醒我们，别进入误区。比如写《履历表》：“尽管人生漫长/但履历表最好简

我早该 以此开始：天空。
一扇窗减去窗台， 减去窗框，
减去窗玻璃。
一个开口，不过如此，
开得大大的。
我不必等待繁星之作，
不必引领，
仰望。
我已将天空置于颈后、手边、
和眼皮上。
天空紧捆着我
让我站不稳脚步。
即使最高的山
也不比最深的山谷
更靠近天空。

短”，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皆容易变得膨胀，只关注自己，热衷于精心制作履历表。在《隐居》中，诗人写了这样一个现代隐居者，隐居是为了更好地渲染自己的履历，还广而告之：“住在漂亮的小桦树林中/一间有花园的小木屋里/在一条路标明显的小路上”，这位隐士忙着接待访客，不停地讲解着隐居的动机。读了这首诗，让我们忍俊不禁，进入这些充满

天空 （波兰）辛波斯卡
任何地方都不比另一个地方拥有
更多的天空。
钱鼠登上第七重天的机会
不下于展翅的猫头鹰。
掉落深渊的物体
从天空坠入了天空。
粒状的，沙状的，液态的，
发炎的，挥发的
一块块天空，一粒粒天空，
一阵阵，一堆堆天空。
天空无所不在，
甚至存在于你皮肤底下的

暗处。
我吞食天空，我排泄天空。
我是陷阱中的陷阱，
是被居住的居民，
是被拥有的拥抱，
是回答问题的问题。
分为天与地——
这并非思索整体的
合宜方式。
只不过让我继续生活
在一个较明确的地址，
让我找我的人可以
迅速找到我。
我的特征是
狂喜与绝望。

问，诗人怎么不写这样一双稚嫩小脚如何演变成法西斯的铁蹄，去踏碎千千万万个家庭中儿童的美梦？这样的反问，恰恰是此诗潜在的效果，这些延伸的部分本不属于诗人，而归属于读者。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美国诗人塞尔维亚·普拉斯却说，我不写投向广岛的原子弹，我要写月光下墓地的凄凉。辛波斯卡也一样，她只写那双没有成为铁蹄前的脚丫子。

再看看她那首著名的自我表白《墓志铭》：“这里躺着，像逗点般，一个/老派的人。她写过几首诗/大地赐予她长眠，虽然她生前/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她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粪/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珍物。”

诗人表现“敌意”的方式很多，但与媚俗对抗，不必非要显摆姿态，也不必蹙眉挥拳亮剑，这位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坚持自己的独立特行，不加入任何的派别，她反感那些诗外的东西：小集团，拉大旗作虎皮，处世油滑，投机钻营，相互吹捧等，诗人持有这般的“敌意”，一生注定寂寞，但她泰然处之，认清自己只是个普通的“逗点”，只写了几首诗而已，甘愿躺在这些野草旁，不屑与那些四面风光八面玲珑的人为伍。这首诗貌似平静简约，却令媚俗者毛骨悚然。

好人与故事

◎ 马尚龙

好人常常有好事却是很少有故事，我的意思是说，在寻常的记载好人的文章中，好人好事是一种定式，好人除了做好事再无其他。生活中的好人很可能非常鲜活，有很多生动、传奇的故事，但是一旦被写进文章，总是难免枯燥乏味，基本感觉是好人好事的传统模式。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写了一个好人，实际上是十五个好人之一。十五个写作者写十五个好人，这是《金杨好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本体例。事先大家有一个约定，要写好人的故事，不局限于好人好事。因为好人好事的焦点是在好事，好人故事的核心是在好人。何为好人？不再仅仅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人，更是有性人力量和人文价值的成功者，是一个对他人人生产生积极影响的人。这些人就“卧底”在一个叫做金杨的普通社区里。钱勤发采访的哈丽莲，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代播音员，一生坎坷，却是一生乐观，这一位回族老太太，在社区里担当了少数民族联络员的志愿者，三年前，她以社区居民的名义，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模范个人”的荣誉，是全国的唯一。何菲笔下的王凤英，仅仅是社区的扫地工，家里的所有收入都是扫地扫出来的，扫帚不大，情怀不小。管继平采访的是刘剑英，十几年前是一个弱势的残疾人求助者，十几年后，却是一条心理热线的主持人，为求助者解疑释惑。我在解放军 4805 厂采访了厂副总工程师林华卿，她的父亲林遵是东海舰队的副司令，她的曾叔是林则徐，她自己承担着中国海军军舰维修的重任……十五个人，都是对他人人生产生积极影响的人，都是令人崇敬的好人。他们每一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传奇故事。

这些传奇故事一方面是文章的娓娓道来，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编者在形式上刻意和求新。翻过此书的人都特别喜欢每一个好人的附件——“个人信息卡”，既有当事人的个人简历，也有他们不同年代的居住情况、交通工具，喜欢去的大型商圈……这就是所谓对生活的折射了。

辞书的腰带上四个“真”——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故事，真实记录。读完十五个人的故事，想到的也是个“真”，真是好人。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当过法官，还曾是法国众议院议员、外交部部长，“立功”于仕途并非他的可能，更是现实。然而，他放弃了，改弦易辙，选择“立言”。这种人要么是天才，要么是傻子，庸才绝对不干。结果，凭借着他“对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辨别能力”，一部被认为是不朽的著作横空出世。

被冠名《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出版年份 1856 年，托克维尔 45 岁。现在，他的行情一夜之间彻底翻盘，托克维尔的大名至少在中国知识界已经家喻户晓，轰动一时的不仅有《旧制度与大革命》，还带红了他的另一本《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并非法国大革命的歌者，也不是臆想中的反对派，他的贵族父母，是这场革命

托克维尔的印记

◎ 姜龙飞

的阶下囚，险些被送上断头台。从血缘阶级论的视角出发，他应该是天然的保皇党，从骨髓里都挤满了对革命的仇恨。但实际上，他不仅早已拒绝了贵族头衔，自觉变为世袭制的反叛者，而且超越本阶级狭隘的利益诉求，凭借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把自己塑身为视野广阔的历史观察家。他的高蹈，依托的并非天赋或直觉，从书中的众多章节，我们都可以领略到，对土地清册、赋税簿籍、政府文件、官员通信、会议记录等档案材料的阅读和梳理，为他的立论提供了多么坚实的基础。然后才是理性的提炼和天赋的飞扬，轻而易举地把同时代许多所谓的思想家比

成了侏儒。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非同凡响的，即使今天读来，依然有出人意表的震撼。它的非凡之处，如果必须用最简捷的语言概括，也许在于：旧制度催生了大革命，大革命又复制了旧制度，且愈加变本加厉；结论是……托克维尔似乎没有给出答案，至少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他只是准确还原了“名为法国大革命的那出尚无结局的戏剧的特殊一幕”，“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而已，却并不奢望给法国人民指一条康庄大道。



坦诚是心，道义是肩

——男作家赞《男人之歌》

◎ 边 纪

朱全弟的散文集《男人之歌》是继他出版的数本报告文学之后，推出的第一本个人散文集，收录了作者九十年代至今在报刊上发表的 30 万字的散文随笔作品。时间跨度虽达 20 多年，但书中的许多篇章依然让人感觉新鲜，怦然心动。或者说，当初纯正、真挚、坦诚的文字，经过岁月的淘洗，在今天读来反而更有力量、更为感人。那有反思中的感慨，有真情永恒的认定。真实，真诚，真心，真话，永远是审美的基准。20 多年，时代的变化太大，人心的变化也大，但是朱全弟的价值观、创作观一直是那样恒定坚持。作品的两大主题：对人间真情的开掘与表现、对世间弱小的悲悯扶助；以及对英雄主义的赞美——透过朴素真切、坦率诚挚的文字，营造出一个铁骨铮铮、人格丰满、具有独特精神魅力的世界。其艺术上显示的张力与深厚，浑然天成。20 多年的追求，点点滴滴，矢志不渝，岁月会结构出一本完美的书。纯粹永远会焕发夺目之光，任庸世

尘俗无法遮蔽。

曾元沅对选为书名的《男人之歌》此篇，从立意到文笔赞不绝口，此文入选《上海百家散文选》。对朱全弟的这本书，上海的资深男作家、媒体人，纷纷在评论会上，在书的封底上，在朋友间的茶叙上，表示着自己的理解与赞赏。王唯铭说：“作为上海一个优秀的记者型作家，朱全弟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独标一格的文字风格：他抒情，但心中装着沉重的民生；他纪实，但又有那份凌空蹈虚的飘逸，在仰望头上灿烂星空的每时每刻，他是如此深切地感受着脚下土地的全部悲凉和光荣。”强茨说：“全弟的散文，一如他抛向人生的美好弧线，带着他所有的努力和希望，成为他生命中珍贵的一部分。”书中写作者父亲与母亲的篇什，魏心宏读了特别感动。“书体现了很真实很丰富的人生。”彭瑞高赞作者为人充满侠肝义胆，为人充满浩然正气。季振邦表示，散文的写作，作者常会爱炫要

酷，朱全弟的文章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它们有鲜活的生活内容，有丰富的思想感情，读着特别亲切，是接地气的作品。语言朴实，从不装腔作势。男人之歌，唱的不是男高音，也不是摇滚。心怎么跳动，文字就怎么写出来。胡展奋对《男人之歌》，如此解释男人的定义：男人应该坦诚，男人应该有道义，在今天，道义是稀缺资源。道义产生勇敢，这才是男人的品质。男人还应该有个“恕”，那显现道的度量。朱全弟文如其人。责编修晓林谈到，在看书稿的过程中，常常为朱全弟的为文为人感动。

新民晚报副总编辑朱大建在近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男人之歌》——朱全弟作品研讨会”上说，朱全弟有两套笔墨：完成新闻记者的本职工作，敬业之后，还拥有文学梦想。文学梦跟他的热心肠有关。他有一颗公益的心，燃烧的心，对风尚有劝导作用，为改造社会尽力。20 多年，点点滴滴，持之以恒，是记者成长的模式。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说：“才由性生，唯有尽其性才能尽其才也。”这话用于朱全弟那里，很合适。



《蒲宁中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社出版。蒲宁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他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语言朴实而富有韵味，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气氛。本书共收入 26 篇中短篇小说，包括《幽暗的林荫小径》、《米佳的爱情》、《安东诺夫卡苹果》、《乡村》、《轻轻的呼吸》及其他选集未收入的《圆耳朵》、《夜航途中》、《理性女神》、《晚间的时候》等佳作。



《打工女孩》(美)张彤禾著，上海译文社出版。作者是从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专注于探索社会经济转型如何改变制度和个人的故事。她扎根东莞，走进外来打工女孩们的生活，与两名打工女孩吕清敏和吴春明交上了朋友，并全程交往式跟踪、观察、记录下这些打工女孩的命运变化。